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九

列傳二十五

毛璋本滄州小校梁將戴思遠帥滄州時莊宗已定魏

博思遠勢威棄州遁去璋據城歸莊宗

玉堂閒話戴思遠任浮陽日有

部曲毛璋爲性輕悍嘗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旅毛枕劒而寢夜分其劒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劒祝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劒吼躍如初毛深自負其後戴離鎮毛請畱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于唐莊宗莊宗以毛爲其州刺史後竟帥滄海
州遼州刺史璋性克悖有膽略從征河上屢有戰功梁歷貝

平授滄州節度使王師討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軍都指揮使蜀平璋功居多明年蕭牆禍起繼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爲璋所掠明宗嗣位錄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璋旣家富于財有蜀之妓樂驕僭自大動多不法招致部下繕理兵仗朝廷移授昭義節度使璋謀欲不奉詔判官邊蔚密言規責乃僂承命泊至潞州狂妄不悛每擁川妓于山亭院服赭黃縱酒令爲王衍在蜀之戲事聞于朝徵爲金吾上將軍其年秋東川節度使董璋上言毛璋男廷贊齎文書往西川慮有陰事因追廷贊及同行入趙延祚與璋俱下御史

臺獄廷贊乃璋之假姪稱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書詔停任令歸私第初延祚在獄多言璋陰事璋許重賂以塞其口及免延祚徵其賂璋拒而不與以致延祚詣臺訴璋翻覆復下御史臺訊鞫中丞呂夢奇以璋前蒙昭雪今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故稍佑璋及款狀上聞或云夢奇受璋賂所以獄不盡情執之移與軍巡璋具狀曾許延祚賂未與又云曾借馬與夢奇別無行賂之事朝廷懲其宿惡長流儒州賜死于路

聶嶼鄴中人少爲僧漸學吟詠鄭珏之知貢舉也與鄉人趙都俱赴鄉薦都納賂于珏人報翌日登第嶼聞不

捷詬來人以恐之珏懼俾俱成名漸爲拾遺依郭崇韜
爲鎮州書記明宗時爲起居舍人雙眸若懸性氣乖僻
人多忌之天成初除鄴都畱守判官與趙敬怡呂夢奇
不足又改河東節度及至常鄙其土風薄其人士或達
于重誨會敬怡入爲樞密使與夢奇同搆殺之嶼早依
郭氏門庭致身朱紫名登兩史浙江使迴生涯巨萬至
河東曰郭氏次子之婦孀居于家嶼喪偶未久復忍而
納幣人皆罪之明宗在藩邸時素聞其醜聲天成中與
溫韜等同詔賜死

溫韜華原人少爲盜據華原事李茂貞名彥韜後降于

梁更名昭圖爲耀州節度唐諸陵在內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紙墨筆迹如

新

案以下有闕文

移許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平章事韜

素善趙巖每依附之莊宗入汴巖恃韜與己素厚遂奔許州韜延之于第斬首傳送闕下同光初韜來朝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可赦韜納賂劉后賜姓名紹沖遽遣還鎮明宗卽位流于德州俄賜死長子延濬清泰中爲汜水關使次延招爲父牙帳都校次延袤鄧州指揮使咸聚居許下晉天福初聞張從賓作亂于河陽咸往依之從賓慮其難制悉斬于帳下

段凝開封人也本名明遠少穎悟多智數初爲澠池簿脫荷衣以事梁祖梁祖漸器之開平三年十月自東頭供奉官授右威衛大將軍充左軍巡使兼水北巡檢使凝妹爲梁祖美人故稍委心腹四年五月授懷州刺史乾化元年十二月梁祖北征迴過郡凝貢獻加等梁祖大悅梁祖復北凝迎奉進貢有加于前梁祖次相州刺史李思安迎奉疎怠梁祖怒貶思安制云懷州刺史段明遠少年治郡庶事惟公兩度祇奉行鑿數程宿食本界動無遺闕舉必周豐蓋能罄竭于家財務在顯酬夫明獎觀明遠之忠勤若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其見賞

如此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于河上梁末帝以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行師不利用王彥章代之受任之翌日取德勝之南城軍聲大振張漢倫等推功于凝凝倚

撫彥章之失以間之

通鑑彥章棄鄒家口復趨楊劉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于清邱縣

南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

梁末帝怒罷彥章兵權

凝納賂于趙張二族求爲招討使敬翔李振極言不可竟不能止凝以衆五萬營于高陵津裨將康延孝叛歸莊宗延孝具陳梁軍虛實莊宗遂決長驅之計未幾莊宗入汴凝自滑率兵而南前鋒杜晏球至封邱解甲聽命翼日凝率大軍乞降于汴郊莊宗釋之復以凝爲滑

州兵馬畱後賜姓名紹欽有頃正授節旄改兗州節度使凝初見莊宗因伶人景進通貨于宮掖凝天性姦佞巧言飾智善候人意其年契丹寇幽州命宣徽使李紹宏監護諸軍以禦契丹凝與董璋成瓦橋關凝巧事紹宏嘗乘間奏凝蓋世奇才可以大任屢請以兵柄委之郭崇韜奏曰凝亡國敗軍之將姦諂難狀不可信也凝在藩鎮私用庫物數萬計有司促償中貲其負同光三年四月移授鄧州節度使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城李紹宏請用凝爲大將莊宗許之令具方略條奏凝所請偏裨皆取其已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至洛陽霍彥威

怒其前事與溫韜同收下獄詔釋之放歸田里明年竄于遼州竟與溫韜同制賜死

孔謙

通鑑作魏州人

莊宗同光初爲租庸副使謙本州之幹吏

上自天祐十二年帝平定魏博會計皆委制置謙能曲事權要効其才力帝委以泉貨之務設法箕斂七八年間軍儲獲濟及帝卽位于鄴城謙已當爲租庸使物議以謙雖有經營濟贍之勞然人地尚卑不欲驟總重任樞密使郭崇韜舉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租庸使以謙爲副謙悒然不樂者久之帝旣平梁汴謙徑自魏州馳之行在因謂崇韜曰魏都重地須大臣彈壓以謙籌之

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忠告卽奏憲爲鄴都副畱守乃命宰臣豆盧革專判租庸謙彌失望乃尋革過失時革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謙以手書示崇韜亦辭避帝問當委何人爲可崇韜曰孔謙雖久掌貨泉然物議未當居大任以臣所見當委張憲爲便帝促徵之憲性精辨爲趨時者所忌人不右之謙乘間訴于豆盧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眼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本根之地不可輕付于人興唐尹王正言無裨益之才徒有獨行詔書旣徵張憲復以何人爲代豆盧革言于崇韜崇韜曰鄴都分司列職皆主上舊人委王正言何慮不辦革曰俱

是失也設不獲已以正言掌租庸取書于大臣或可辦
矣若付之方面必敗人事謙以正言非德非勲懦而易
制曰此議爲便然非已志尋掎正言之失泣訴于崇
厚賂閹伶以求進用人知奸諂沮之乃上章請退帝怒
其規避將寘于法樂人景進于帝前解喻而止王正言
風病恍惚不能綜三司事景進屢言于帝乃以正言守
禮部尚書以謙爲租庸使謙以國用不足奏諸道判官
員數過多請只置節度觀察判官書記支使推官各一
員畱守置判官各一員三京府置判官推官餘並罷俸
錢又奏百官俸錢雖多折支非實請減半數皆支實錢

並從之未幾半年俸復從虛折

案以下原闕北夢瑣言明宗卽位誅租庸使孔

謙等孔謙者魏州孔目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謙有力焉既爲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爲意剝

削爲端以犯衆怒伏誅

李鄴魏州人也幼事楊師厚及莊宗入魏漸轉裨將歷數郡刺史後遷亳州爲政貪穢有奴爲人持金以賂鄴奴隱其金鄴殺之其家上訴因訐其陰事詔貶郴州司戶參軍又貶崖州長流百姓所在賜自盡

史臣曰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如毛璋之儔可謂積惡而滅其身矣况溫韜之發陵寢段凝之敗國家罪不容誅死猶差晚餘皆瑣瑣

何足議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五十

列傳二十六

康延孝塞北部落人也初隸太原因得罪亡命于汴梁開平乾化中自隊長積勞至部校梁末帝時頻立軍功同光元年八月段凝率衆五萬營于王村時延孝爲右先鋒指揮使率百騎來奔莊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帶以賜之翌日賜田宅于鄴以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檢校司空守博州刺史莊宗屏人問梁兵機延孝

備陳利害語在莊宗紀中莊宗平汴延孝頗有力焉以
功授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賜姓名紹琛明年郊禮畢
授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爲西南行營馬步
軍先鋒排陣斬斫等使延孝性驍健徇利奮不顧身以
前鋒下鳳州收固鎮降興州敗王衍軍于三泉所俘蜀
軍皆諭而釋之自是晝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歸成都
斷吉柏津浮梁以絕諸軍延孝復造浮梁以渡進收綿
州王衍復斷綿江浮梁而去水深無舟楫可渡延孝謂
招撫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急兵乘王衍破膽之
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卽迎降不暇如俟